

岁月留痕

渐行渐远的村庄

宋聚新

千亩沃野，阡陌纵横，春花花草遍野，夏天碧波翻滚，秋天瓜果飘香，冬天下白雪茫茫。这是我对故乡农村的最初印象。小时候，我家十几亩责任田，父亲在外教学，全靠母亲一人在家侍弄农田，我们姐弟四个长到六七岁的时候，就开始下地帮大人干活了。

那时候，农业机械化还没有普及，收种管理庄稼基本上都是手工劳作。春天抗旱用的是手压井，我和弟弟轮流压水，爸爸妈妈提水桶为庄稼苗地浇水，收麦用镰刀割，左胳膊捆一把麦子，右手挥舞镰刀，弓下腰去，一片片麦子就纷纷倒了下去。接下来用地排车拉麦子、打场、扬场、晒麦子，一袋袋金灿灿的麦粒就这样入了仓。夏天用锄头锄地，背着药桶打药，便是夏管了，父亲打一天药，光脊背被烈日晒得褪去一层皮。秋天是庄稼收获的季节，拾棉花，收玉米、黄豆、地瓜，农家丰收的果实堆成了山，村里村外都是成堆成片的作物秸秆。劳动是艰辛的，也是愉悦的，无忧无虑地出力流汗，无忧无虑地享受着大自然的恩泽。收了庄稼，地里也开阔了许多，接下来便是犁地了，前头两只耕牛拉犁，后面一人扶犁，扶犁的都是由庄稼“老把式”担当，抽着旱烟，扬着鞭哨，“驾、驾、驾”“嘿、嘿、嘿”“咧、咧、咧”，在秋天的原野上回响着，不绝于耳，此起彼伏。人们跟在后面，端着大盆小盆的顺着犁沟撒肥料。整好地，农人们便开始种麦子了，一人牵牛拉犁，一人在后面摇耒，随着叮叮当当声，麦种均匀地种入松软的土地里。冬天下雪皑皑，扔雪球、打雪仗、撵地兔子，是我们小伙伴们最惬意的事了。

现在，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田园风光难以看到了。随着人们经济意识增强和农业机械化的普及，以前收麦子需一个多月，现在只要几天便可完成了，耕种地都是机械化作业，大大缩短了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，农人们开始腾出时间和精力去挣钱了，工种也很多，有干建筑的，有进附近工厂当工人的，有进城

凡人心迹

看一场村戏

宫凤华

春意萌动，村戏裹挟着浪漫风情沸腾了吉祥村庄。村戏是初春精彩的章节，是村民的精神旗帜和精神仰望。

乡村唱戏，搭戏台子一般选在旧学校操场上，亦或村南村北空场上。空场边缘卧着静默的草堆，有一条河在远处浩浩荡荡，有水鸟翻飞。场子上砌了一座大方台。有的戏班子自备木板、铁管，几个壮汉两三个钟头就可搭成；有的戏班叫村民搬桌子平铺成戏台，再扯上篷布。戏班人手紧，但生旦净丑、唱做念打倒也有板有眼、颇具韵味。

唱戏的日子里，家家邀亲约客，人人笑语盈盈。孩子们孙猴子样腾挪跌宕，满村蹿跑。小村里，亲朋欢聚，杀鸡煨鹅，一片喜乐融融。

开戏当日，夕阳西沉，晚霞不胜娇羞，青色炊烟如身姿袅娜的窈窕村姑。戏场上早已摆满了柳条板凳。村民在观望、唠嗑、徘徊，谈论年事和稼穡。

媳妇们细心梳妆打扮，刘海儿有的自然飘逸，有的用剪刀瞄过一刀。发髻形状又圆又扁，穿一根银簪子，或插一根发夹，戴一支绒花儿，结了伴儿，拣了近路往戏场赶。

暮霭沉沉，晚风轻吹，月亮蹲在树梢。戏场上响起密切的锣鼓声，撩拨得大家群情激奋。一阵锣鼓咚锵，大家放鞭炮，祈祷吉祥平安。戏场上烟气弥漫，空气中流动着糖球味、烟卷味，混合着咳嗽声、嗑瓜子声、锣鼓声，刺破星光璀璨的夜空，传到远方村落。

先是“破台”，扮演赐福的天官，穿着官靴，摇摆身体，随手抖下“恭喜发财”“财源茂盛”的条幅。花旦双眸含情，轻抖水袖，清脆嗓音招来阵阵喝彩。戏场上人头攒动，烟气缭绕。卖糖球的、烤红薯的、炸肉串的、蒸鲜藕的，生意红火，演绎俗世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
小孩溜到后台从帘缝处盯着化妆的演员在涂粉、描眼、理云鬓、搽口红。嘻嘻窃笑时，猛被背后的孩子一推，布帘掀动，啊呀惊叫，拔腿便逃。

戏台两边有人弹扬琴、拉二胡、敲锣鼓、打钹锣。拉二胡的眯缝着眼，左手揉弦处，悲怆凄婉直击人心。掀翻台词的女子凝望专注，调试音响的小伙动作麻利。戏台布景色彩艳丽、栩栩如生。有时急速唱念如珠落玉盘，喝彩雷动；有时演到夏日打雷声如霹雳；有时台上仙气蒸腾或素雪飘飞，效果逼真，令人动容。

媳妇们看到动情处潜然泪下，抽噎声此起彼伏。汉子们站在后面，有时也跟着喝彩几声。年轻男女则在外围调情逗笑，借以散释过剩的精力和激情。

戏班大戏小戏都唱，诸如《玉堂春》《赵五娘》《莲花庵》等，十来天唱下绝不重复。村民喜听准剧，沧桑内心契合准调的苍凉悲伤。

寻常巷陌，大家能随口说出安寿宝、蔡伯喈、小方卿等戏曲人物。偶有媳妇翘起兰花指，甩起袖子，啾啾哼一段，大家口中咚锵助威，一地欢乐在流淌。

人们从戏曲中领悟传统的生死道义、处世哲学，满足崇拜英雄、释放痛苦的愉悦，撷拾岁月深处的柔软和感动。

伴随着乡情村戏，布谷鸟悠长啼鸣回荡长空，燕子剪开春天的扉页，村民在田塍阡陌间耒耨把耨，在天地戏台上演春耕大戏，春天的咏叹调正徐徐奏起。



雪中乐 沈庆功 摄



陶醉 左先法 摄

五彩地絮语

回味故乡的春

邹清宇

闻一多先生说：“朋友们，等你看到了故乡的春，怕不要老尽春光老尽了人？呵，不要探望你的家乡，朋友们，家乡是个贼，他能偷去你的心！”故乡的春竟有如此魅力！

冯梦龙谈“春到人间万物鲜”。不错地，每当我回味起故乡的春，就如同饮了清醇醇厚的家酿，心中荡起无限美好。呵，故乡的春，你教人回味无穷来多么陶醉！

回味春回大地，万物一派生机。春日的田野洒满了金色的光芒，万物生长的希望传遍了东方的大地，春意浓浓，万物景色欲滴。山南山北，树林葱郁；石径两旁，百花齐放；湖畔两岸，嫩柳发枝；蓝天之上，白云飘洒。

回味春草荣茂，到处溢满绿意。最开始，是“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”。春光大好，春草悄悄地从新泥中探出脑袋，使劲一冒，和煦的阳光就洒在了嫩草的脸庞上。这会儿就是“浅草才能没马蹄”了。真是浓绿到了极点！多么动人，多么惬意。你看他们顽强地生长，山野上，田野里，遍布了多少感人的足迹！故乡的草儿最懂人的感情，他们来的时候最妙，是踏着人的心声来的，每每当人们盼望着他们来却又稍不注意的时候，它们就冒出来了；它们虽没有花香，没有树高，却也默默努力，蓬蓬勃勃地生长，跑遍

世间万象

习惯网购后，连一日三餐所需的面粉和不少菜品也在网上下单了，但有些生鲜类还得在超市或菜场亲自眼看手摸一下，买着才放心。无论荤素，想要更新鲜、品种更全，最好去规模较大的菜场。日子久了，觉着去菜场挺有意思，哪怕啥也不买，也常去转转看看。

菜场绝对是个好玩的地方。买卖双方智斗的戏码，随处可见，你是观者也是演员，但若不想沾一身泥土、碰一鼻子灰或生一肚子气，也是有讲究的。

去菜场的行头讲究“平易近人”，如见大宾的盛装、正装，不可取；浓妆艳抹，更不可取。那些阅人无数的商贩们没等你近前，便猜测出你是一个远庖厨之人，会把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东西卖给你，且会短斤少两。有一次，我买菜一斤多重的鲮鱼，卖鱼的大姐不等我付钱就三下五除二刮净鱼鳞且将鱼开膛破肚了。觉得不太对劲，就又让她称了

漫山遍野要为春天奉献更多活力与生机。

回味春柳抽芽，河边烟柳如画。“碧桃红杏开多少，大半春光属柳条。”这是故乡女诗人苏竹窗吟咏之佳句。我渐渐回味着春日清晨的河岸两旁，白雾氤氲，但翠柳仍透着绿油油的光芒，在春风中微微扭动着她们的身姿。只消一眨眼的功夫，她们轻舞的枝条又会抽出一根根新的嫩芽。这样的嫩绿不禁让人掬在手里，捧到怀里，饮到心里，醉到梦里！

回味春花似锦，花海愉悦人心。“君问杜鹃是谁栽？天半春光留高台。云腾雨润连成片，人护地养春日开。”这也是故乡的诗人吟咏之杰作。春日的繁花，可不是什么“绿肥红瘦”的景象。百花争奇斗艳，绿叶是为陪衬，繁花才是主角。千万朵花儿舞动身姿，愈开愈烈，一株比一株艳，一株比一株美。回味着，杜拾遗的诗不禁涌上心头：“千朵万朵压枝低”。故乡的小径上，有纷繁的花儿一束束弯下了腰，枝上缀满了娇嫩的花蕊，似乎凝视着一切，又似乎想要与游人言语。又是一阵微风拂过，她们摆了摆头，便带来无限诗意。

饮一壶清酒，赏一场故乡之春。回味起故乡的春，我虽才疏学浅，也想吟诗一首高赞这大美春光：莺啼春草常青树，燕剪春风翠柳树。回味故乡春景盛，满城尽裹绿帷纱。

菜场，抚慰心灵的地方

刘翠琴

一条，再三声明不杀。付钱后，将活鱼拎到市场秤秤处，整整少了三元钱。拎着鱼，走到卖鱼大姐身边，笑着对她说：“老板娘，你是不是算错账了？”她倒也干脆，从装钱的盒子里拿出三个一元硬币放到了装鱼的袋子里。后来熟悉了，问她为啥“宰”我？她的回答让我醍醐灌顶：“你穿得正儿八经的，又戴着眼镜，不像会买菜的。”

会买菜，确实是一门学问，其中不仅仅是货比三家不吃亏，还要有望闻问切的功夫。望形观色，不能被鲜肉灯之类所迷惑，不能被柜面上摆放的样品迷惑；生鲜类的往往是“生熟臭香”，不要遇腥臭而掩鼻，闻气味得靠近一点；问价时，搞清价格单位是斤还是公斤、是克还是两，问清生产日期与保质期；切，即上手触摸、翻看、抓捏……只要卖家允许，全方位无死角地观察清楚。

常听到卖鱼卖肉的好心提醒：“哎，你离远一点，小心溅到你衣服上。”笑回：“没事，我

这衣服不值钱。”心里嘀咕：我眼睛高度近视，你再让我离远一点，谁知道你要干什么？我是上过当的；趁我不注意，把鱼换成“睡觉”的鱼；排骨里混进扇子骨；鸡缺胳膊少腿或鸡肫不翼而飞……吃一堑长一智，为了让自己在菜场“游刃有余”，我拎旧布包，跋拉旧运动鞋、油渍麻花的衣服外加袖套，有时甚至还系着围裙。如果看到如此灰头土脸的我出现在你面前，不必诧异。我不是去菜市场，就是从那烟火市井处回来。我不擅讨价还价又不想被宰得太狠，这样的“盔甲”，管用。

也许有人会说我锱铢必较、抠抠搜搜，但我都不理会。上有老下有少，中有房贷跑不了，一家人的三餐四季，不好好计较，怎么行？何况，谁愿意做被宰的冤大头？宰了你还笑你蠢。身为老师，被宰尤其难堪。过去只要听人说老师会算小账，就慷慨地“潇洒走一回”，结果又被嘲笑穷大方，郁闷之气久久不能疏解。

心香一瓣

汤圆的秘密

刘 峰

一年一度的元宵节，无论家里的菜肴多么丰盛、再怎么五颜六色，那张老式圆桌的中央，总有一席之地，留给一钵手工制作的汤圆。

这样的习惯，伴随我从小到大，也伴随着母亲从年轻慢慢步入老年。一直以来，它成了我心中的谜，总想揭开这个谜底，却怎么也猜不透。有几回，我忍不住问母亲，她却微笑着：“日子长了，你就会慢慢明白。”

让人不解的还有，母亲坚持采用手工方式制作汤圆，一家人热热闹闹一起行动，齐心协力欢度佳节。每年的汤圆粉，是地地道道的农家手工磨制，闻起来有一种天然的田野清香，没有一点现代机器速成的浮华味道，捏起来有一种纯净、滑腻、清凉之感，让人特舒适、特心安。

汤圆馅，也由一家人亲手把关，也要求纯正、安全、新鲜，吃起来口感极佳、让人放心。过节这一天，一家人子人围着母亲，有说有笑地制作美食，引得左邻右舍羡慕不已。令大家不解的是，每到逢年过节，无论一家人再怎么忙，都会回到这个暖意融融的家，男女老少欢聚一起，和和美美团围着一张大圆桌，有滋有味分享传统美食。

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，全家人的心凝聚在一起，亲情更浓了，留下的是满满的、幸福的、难忘的回忆。当过完了节，大家开始各奔东西，但由于心中有牵挂，于是每一个人开始企盼下一次团圆！

由于年年煮汤圆，一家人经验十足，掌握火候十分到家。眼瞧着白糯糯、圆滚滚的汤圆在咕噜咕噜的沸水里浮浮沉沉，那熟悉的袅袅香气一下子唤醒了蛰伏已久的味蕾，唤起了对温馨往事的回忆，触动了内心深处柔软的一角，让人领悟到：与外面比起来，这个家才是最温馨，最令人放松、也最让人不设防的港湾。

当满满一大钵汤圆被热气腾腾地端至圆桌正中，感觉将它放置在属于它的位置，是那么的端正，过节的感觉一

往事回想

大山里的腊梅香

罗民燕

最近一周，我所在的城市，日日好风光。

早上在公园里跑步，一树腊梅花下，驻足着一位年轻女孩，她抬头凝视着枝头的花蕾，专注而深情，仿佛周遭的一切都按下了暂停键，唯有那朵朵梅花，在温暖的阳光下明媚而生动。

她左手摊开速写本，右手握着画笔，在纸上不停地勾勒，画几笔，抬头便看看，再画几笔，又抬头看看，如此反复。她看着腊梅，腊梅也看着她，两两相望，像是融为一体。

阳光透过枝叶，淅淅沥沥地洒在她俊俏的脸庞上，大有一种与世无争的宁静与悠远。我一直以为，爱花的女孩都是美好善良的，她们的灵魂里，藏着花香，住着花魂。

这让我突然想起一位老师来。那年，我在大山深处的一所乡村小学上四年级，当时陪伴多年的班主任被调走了，几十个同学万般不舍，只能无奈地掉眼泪。几天后，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女老师走进了教室。她长发披肩，如倾泄的瀑布，双眸干净而清澈，像额尔古纳河畔的河水一般。

这个从城里来支教的女老师，从此走进了我们的课堂，也走进了我们的心。她喜欢花，在她的办公桌上，有一只小小的玻璃瓶，每天都有不同的花泊在里面，蔷薇、水仙……有时候甚至只是一根狗尾草。

她的衣襟上，也总喜欢别着一朵花，黄果兰、栀子花……每次从她身边

走过，总有一股幽香袭来，甜蜜而芬芳。

在那个贫穷年月里，父母都忙着田里的庄稼，根本无暇照顾孩子。每天只要能给孩子们吃饱穿暖，就已经很不错了。所以那时候的我们，一个个脏得像小花猫，一到冬天，手上、脚上、耳朵上全是冻疮。

记得一个冬日，天寒地冻，屋外的雪下了一层又一层，白皑皑的一片，北风像一头凶猛的狮子，整日没完没了地咆哮着。

而我们的女老师端着一盆热水走进教室，笑呵呵地说：孩子们，天太冷了，我们的手都快冬眠了，快来暖一暖吧。

我们朝花盆看去，只见几朵黄灿灿的腊梅花泊在水面上，好像冬日里所有的香，都藏在了它小小的肚子里，吸也吸不尽，闻也闻不完。一瞬间，黑板被染香了，课桌被染香了，地上的雪被染香了，连路过的风也被染香了。

我们的小脏手在水里舞动着，腊梅花似一条条小金鱼，也跟着欢蹦乱跳，嬉笑声在教室里荡漾开去，仿佛所有的寒意都在花香中退去了。她的到来，一点点减轻了我们失去班主任的疼痛；她的到来，花开一般，让我们的日子，有了明媚和芬芳。

如今，二十年过去了，每次路过花店或者公园，看着一簇簇花开，我总不由得会想起大山深处，那位喜欢花的女老师。顿时，我的身前身后，仿佛正流淌着一条温暖芬芳的河……

每次我从菜场回来，都给老头子绘声绘色地描述菜场见闻，搞得他颇遗憾没与我携手同去。我才不要他陪我去。若他同去，我虽不必对镜贴花黄，但肯定是要脱下我那买菜“战袍”，换上能与他楚楚衣冠相匹配的衣裳，太折腾人。再则他斯斯文文地站我旁边，我怎么能做出虚张声势讨价还价的样子？要么是被宰没商量，要么是被其笑话斯文扫地。他知我不会带他去，每次只能在家眼巴巴地等我回来。看我从包里往外掏菜边眉飞色舞地跟他汇报菜场见闻，他也满心愉悦。

作家钱红丽在《普洱纪行》文中说：“每去陌生的地方，喜欢逛当地菜场。菜市，是伟大而沸腾的生活之根部，永远是甜甜的，令人快乐的。”这话很得我心。菜场那琳琅满目的活色生香，喧嚣的声音和气息，提醒你这才是实实在在的生活。再难的生活，有了一份实在，便有了一份最好的抚慰。

菜场，真的不仅仅是买菜卖菜的地方。